

故宮博物院
珍藏

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第七冊
共八冊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6 冊元明詩文總集

故宮博物院編

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七冊（共八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影印本.-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歷朝應制詩選/(明)吳汶等輯”共9種書合訂

ISBN 7-80645-749-6

I.箋… II.①周…②釋… III.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古代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8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6 冊

元明詩文總集

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七冊(共八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3.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49-6/Z·27

定價:1860 元(元明詩文總集 10 種共 1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瑞麥頌

青田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
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其萬姓請命
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
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

瑞麥頌

八

稱臣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
慶雲甘露游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
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
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
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
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
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
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
州朔漠掃清開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滂爲嘉瑞和

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
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
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譚以麥穗
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
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
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
哉元失其鹿天下其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瑞麥頌

八

二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
指示悉出帝衷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
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
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文翠英溥被原田滄
若雲爛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
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
世無疆

官箴

青田劉基

上

維天生民，儼然里出，有欲罔制，迺約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輕，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澇䟽旱溉，無容稗秕，

官箴

入

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濇，疆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時，威匪子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嬌不可隨，無取我便，真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歆，謗不可怒，退省吾斯，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中

百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徂，

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聲凝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鴈如鳬，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情，我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撻撻，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乘偷，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旣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凌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

官箴

入

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子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拯之，無謂

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官箴

入

三

靈峯寺植木贊

青田劉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見而感之。爲作贊。

替曰

杏葉蔥芊。有子可以實邊。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檮。衆蟲所穿。擁腫液疇。不可以鑄。胡並植于庭。涵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靈峯植木贊

入

一

奎上人耘杖銘

青田劉基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
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晉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
貫珠執眇其癯而多乃需旣予老是扶又蕺莽之除
畀康勿起以弗逃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子
俱

奎上人杖銘入

一

玉兔泉銘

青田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畏已者鮮不由細微
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
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
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其身以及
其子反以爲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
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爲建業城中第一豈昔
顯而今埋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
玉兔泉銘入

一

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
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
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
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爲佞是蓋不足辯也金
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爲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
愛物之良心也子亦悲之爲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
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兔之
傳夫何傷於爾歟檜死爲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

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玉兔泉銘 天

天說

青田劉基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

天說

天

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瘡瘍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

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平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

青田劉基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切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歡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股肱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違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現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

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逆。逆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燬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

二

萊窩說

青田劉基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子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翠眉公謂東門子賒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夷旣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藥塲。是蓋比如束鍼。鏐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虬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壑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蟻蛄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駘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贏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蹠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腹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莫鬱秦杏。周漆。蒲桃柰楔。琬容琰質。椅桐栝柏。堅縝有瑟。杜椒莢。椒吐芳。薜秘木瓜。

萊窩說

杞梓諸蕒葛芴叢蔓轆轤彼攀此苗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懷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 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于公吾將以藝之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

菜窩說

入

二

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幾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啗耳貸力于人何日成乎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生沽一棹二鐫其菜蕪芟

去蕪蕪援其芟杜阜翳簪而炮之穿井于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疏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蕪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于斯而已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于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

菜窩說

入

三

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拙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具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蔥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

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懼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肝傷也。肝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蔓。蔓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社也。引

某高說

八

四

社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菰。菰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芑。芑。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省之。曰。采高。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酒。

書其言而去

文效敘卦傳而筆自馴雅

某高說

八

五

師子圖說

青田劉基

後視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師子圖說

八

一

夏后之郊論

青田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夏后之郊論。八

一

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青田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憐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起。浮屠者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書行孝傳後入。

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舉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

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啍啍。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

書行孝傳後入

二

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斷獄記後

青田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
 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
 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
 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頸若
 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
 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
 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
 書斷獄記後

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
 哉于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
 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
 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于成
 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
 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
 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
 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
 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

則強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及訴
 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
 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詎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
 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
 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
 氣拘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
 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
 是編其奚適哉

書斷獄記後

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青田劉基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子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題王詩卷後

一

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題劉商觀奕圖

青田劉基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勅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此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劉商觀奕圖

獨冷先生傳

青田劉基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巾山之下居焉
 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
 歌曰衆皆誼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
 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
 欸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
 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覲
 玉帝于瑤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
 獨冷先生傳

漿四顧無人淒風滿空星月塊北於是愀然而思悠
 悠而歌歌曰風肅肅兮吹我衣高寥沍寥今遊將安
 歸又歌曰風肅肅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涼涼覺
 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過井之與其繇曰井天飛
 各其願獲于南垂燭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
 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上于天人莫得而
 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燭如焚可勿沃乎
 與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可
 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之德收藏者也宜乎

其踽踽涼涼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
 之獨冷先生其子九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
 系曹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獨冷先生傳